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返生香

第一回 矮屋搖籃一宵風雪 畫屏禪榻三夢因緣

吾曩見矮人於丹初者，長不滿五足，而身通百藝，既精繪事，復擅楸枰，於金石骨董之真贗，亦復一覽了然。至於管弦詞曲之能，戲劇排場之妙，偶一登場串演，老伶工嘗自愧勿如。而尤工於笛，每當良宵風月，一曲橫吹以娛其母。聞者輒曰：「此於矮子笛聲也。」或謂於丹初凶門隆起，若覆孟然，宜其智慧過人，若易於為智，則於其名始稱，故里人咸以矮智呼之。然丹初固讀書能文，不樂應試，遂集資，設裝裱肆於城南老屋。屋凡兩進，其前開軒面圃，地頗空闊，設為他人居者，徒供畜雞曬衣而已。而一經丹初經營，則花木泉石，無不位置得宜。屋後臨河，即古香齋畫肆是已。特其逸事，頗有供人笑柄者。一日為臘月之初，有以牡丹立軸托丹初代售者，展之則為甌香館真跡。丹初愛不忍釋，而索價四金。籌之，僅得過半，急切無從措置。不得已，質其綿被，如數購之。孰知天時驟變，霎時之間，西風刮地，大雪紛飛，入夜愈寒，更無臥具。又勿忍使母知，乃覓幼時所臥搖籃，實以敗絮，裹氈而臥焉。事後有嘲之者，謂其蜷睡搖籃，首足不露於外，此不無過甚之辭。然丹初之清貧雅尚，於是可見矣。故年逾而立，依然孑身。有勸之授室者，丹初歎曰：「吾體矮而心高，非德容兼備，與吾同嗜好者，勿娶。特如此人才，豈屑下顧窶人。矧吾一歲，半涉江湖，脫不幸娶一悍婦，徒苦吾慈母。為我終身之慮，欲求如今日承歡之樂，其可得乎？」蓋丹初薄田，不足資半歲糧，肆中獲利甚微。每歲必遊藝江湖，以補不足。其時外侮雖迫，而海內晏安，人民尚有蓋藏。舶來品之進口者，未如今日之盛，畫師所獲尚豐。時丹初慷慨熱腸，急人之急，雖窮餓勿悔。然由是聲譽日廣，漸入佳境矣。

某年夏，炎暑初消，丹初以老母安健，尚可遠遊，庶所獲較豐於內地，乃迎其孀妹侍母。逕赴秣陵，跋陟舟車，止於江寧僧舍所謂報恩寺者，而下榻焉。雖此邦初蒞，交好寥寥，幸主僧悔餘，工書善談，雅重士流，主客頗相投洽。一日下午，悔餘方摘花供佛，忽報客至，則檀越楊公德芳與公子擲珊也。悔餘因丈室客堂，適事修葺，塵灰障天，不足辱楊公之駕，遂延於別室曰爽翠軒者，而奉茗焉。軒在佛殿之東，沿廊辟門而入，凡五楹，中為客座。庭中松竹蕭疏，餘悉黃楊虎刺之類，無一雜花，殊足爽人心目。茗談之次，楊公見西室門簾未下，篆煙隨風而颺，偶起覘之，酌無一人。惟臨窗案上，古鼎餘香，銅瓶中插晚香玉一束，餘則惟畫具，大小筆縱橫於架，而潔無纖塵。顧謂僧曰：「此中何人所寓，雅潔乃爾！」曰：「畫師於丹初也。此君於山水、人物、花鳥，莫不兼擅其長，求者頗眾。繪成之件猶在，不妨入室一觀。」楊公頷之，遂從僧人，見壁間有巨幅，未加題款，筆法文待詔，蓋園景也。圖中曲池水榭、山亭佳石等處，楊公似曾游涉，遂謂悔餘曰：「斯人安在？吾欲見之。」悔餘以既得楊公賞鑒，己之榆揚不謬，喜而對曰：「彼此時或在寺後散步。請少待，吾往跡之。」未幾，聞履聲橐橐，擲珊方踱於廊，趨謂乃父曰：「一侏儒耳，阿父見之何為？」楊公目止之，而丹初已隨僧入。布衣整潔，揖讓中禮，已覺其人不俗。坐既定，楊公略展邦族，即曰：「適聞薛齋，得觀丹翁壁上大作，可謂摹古入神，不勝欽佩。此圖為他人點景也，抑出自胸中邱壑耶？」丹初謙讓不遑，便曰：「言之滋奇。此蓋年來，三次夢游之所，繪之，志夢中鴻雪耳。」楊公掀髯曰：「然耶。吾意丹翁，遊蹤必廣，足跡所至，或有如此園亭，識之於心，所謂結想為夢是也。」丹初微笑曰：「此園山水天然，較諸時下之園林別墅，五步一亭，一步一閣，勉強造作者，不可同日語。而亦下走從未游涉者，此誠勿可思議矣。」三人稱奇勿置。楊公略一沉思，即挽丹初重入，指圖中一石，曰：「尚有疑問，願聞明教。此石鉞橫而中空，形類卷軸，君意何似者？」曰：「此卷書石也。題者形容酷肖。」楊公詫甚。丹初復指一跨池長石，狀若橋樑，謂此石亦篆有枕流二字。楊公不待其辭畢，出謂其子，曰：「奇哉！丹翁所指，即隱秘處，亦歷歷似見。」復謂丹初曰：「尊園景物，酷肖吾所購廢園，其名曰可。而兩石名稱竟合。然吾懶於修葺，扃閉至今。即悔公亦未一到，矧丹翁初客是間？此誠奇事，不可不請一遊，不識能屈駕否？」丹初對曰：「既荷寵招，敢不如命。今日晚矣，明日敬當奉謁耳。」楊公邀致殷拳，以九時奉候為言。因見斜日將沉，遂與辭。二人恭送之。及去，悔餘歎曰：「奇哉此夢。殆我佛所謂造因，緣即在其中歟。」是夜蒲台佛火之間，悔餘與丹初共話，始知楊公皖人，以京朝官告歸。愛金陵水山之勝，卜宅南門，距庵僅裡許耳。

翌日丹初晨起，盥洗已，楊僕已持片催請。丹初遂與同行。比至，楊公延接於廳事，備茗點款之。遂命僕人取鑰，由東花廳後院而出，則園門在望，僅隔一巷於中間，於是探鑰啟扉，三人同入。但見草長林荒，亭台之丹堊剝落。楊公喟然歎曰：「一園風月，都付與嬌鳥亂蟲，為之主者，能無負之。」繼見假山障路，自南至北綿互約數百步，嵌空玲瓏，古藤似網似絡，盤繞於上。楊公謂丹初曰：「此山之未頹，藤與有力，於以見弱亦可以扶強。」丹初謹對曰：「此言深察物情，知公之悟道深矣。」言次穿洞而出，只見池水斜橫似帶，石岸有傾圮者，沿堤垂柳陰中，露朱欄板橋，橋垂圮矣。乃迤南入春星草堂，堂之西，鴛鴦為廳，楠木所建，雕刻工細，南近聚奎樓。主賓相與登樓，止於涵秋水榭，以此間榻椅俱備，似經灑掃者，遂少憩焉。丹初憑窗閒眺，於窗隙中，得一紙團，展視之，有斷句云：「欄杆傾圮無人倚，幾朵野荷花自開。」不覺曼聲長吟，進於楊公。楊公頷首曰：「詩雖稚氣，頗得天籟。」問僕何人至此。曰：「前日少爺等小飲於是，餘無他人。」楊公自語曰：「擲珊安知詩，敏甫亦然，作者誰歟？」時則小僮進茗，既退，復探首內窺，目丹初微笑。楊公倚榻合目，銜煙勿吸。丹初覺其倦，請獨往一覽全園風景。及出，小僮迎問曰：「主人不與先生同游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則吾當報之。」言已遂行。丹初乃越枕流東渡，折而北，負手行吟，四顧雲樹，聞隔岸呼陸姆，應者聲出一靠水之亭，額題澄澗二字。紅窗忽啟，一中年婦問小僮何事。僮即問送茗者，遙立不前，謂婦曰：「主人不來矣。請小姐恣游毋恐。」曰：「阿壽，汝言確耶？」曰：「此穎少爺傳語，勿信可問之。」時則有兩女郎，聞聲而出。丹初知為楊氏宅眷，適近處有假山，突出水面，高五尺許，足以隱身。聞一女子聲，曰：「然則吾儕且少留，往視野荷花開未，以質穎哥之言信否。」答者曰：「彼豈妄言哉？」丹初於洞隙中窺之，見一女年約四五，一則較稚，方仰首與陸媽言。陸乃復呼阿壽，而壽已行，聞聲復返，曰：「吾將取茗，奚暇留此。」曰：「主人不來，尚有他客至此否？」壽乃伸手臂，高出其頂者及尺，既又搖擺行數步，以示陸媽，謂來亦奚礙，言已大笑，跳躍而去，意蓋指來客滋矮，見亦無妨。丹初不禁自笑，知陸媽等未喻也。然僮實未歸，攀登一桃樹之上。摘果實啖之，啖已，乃下，行歌而去。但聞歌詞斷續，似有：「桃花紅，李花白，花異色，枝相接，誰知連枝花，不結合歡實」之句。丹初縱目視之，則樹之半，累累青李，蓋桃李相接者也。